



重庆 雄起于聚落、古镇的 巴渝江湖

◎ 刘波

这是一座在巴山蜀水的“缝隙”里生长起来的城市。主城区外，一个个聚落攀附着江水山岭成型，或以盐业而兴、或因商业而起、或是军事堡垒、或为码头驿站。从长江、乌江到嘉陵江畔，这些乡镇串起了巴渝文化。

山越岭，并在崇山峻岭间穿梭上千里。

身后突然传来铿锵有力的号子声，回头看，颇为震撼。一队“背二哥”身着背脚夫的装束，负重百来斤的盐包，正踏着青石板一步步往上走去。热了，用篾条编织的工具刮汗；累了，用拐杖支撑背上的重物，以站立的姿势原地休息。在巴楚险道上艰难求生的汉子，将背盐的生活罗织进号子里：“上坡脚又软，下坡脚打闪。一天不吃盐，平路打川川。”领头的背夫每唱一句，后面必会齐齐附和，一呼一应，回荡在千梯的云梯街上。虽然这一职业随着交通发展和经济转型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但是它早已成为西沱古镇的特色记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向今人展现着源远流长的巴国文化。

城外被投石机重伤，不治身亡，身在欧洲战场的其他首领闻讯撤回草原以争夺可汗之位，余玠恐怕也未曾想到，这座小小城池竟如轻轻挥动翅膀的蝴蝶，不但为风雨飘摇的南宋延续了数十年国祚，也拯救了彼时被蒙古第三次西征铁蹄践踏的欧亚大陆。

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出发，沿着嘉陵江一路上行，进入合川区，海拔近400米的钓鱼山的山巅之上，钓鱼城巍然屹立。进入城内，才对其防御设计之巧妙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从护国门开始且行且看，南水军码头遗址、一字城墙遗址、九口锅遗址等，洋洋洒洒写出宋蒙战场的传奇历史。间或穿插的造像、题刻、寺庙、县衙，也同样记录下这里曾经拥有过的平静生活。站在城墙边，感受北、西、南三面悬崖下渠江、嘉陵江、涪江三水环绕，“江山”一词从未如此具象。

的吊脚楼下穿过，江湖气息被时光打磨，也鲜有现代商业的嘈杂，更多的是热腾腾的烟火气。常有居民在江边凝望，惊涛拍岸已成习惯，不远处的永川长江大桥是他们眼中唯一的江上风景。

走马古镇同样是川渝之间的商贸重镇，这里最大的特色不是街巷建筑，而是一则则生动离奇的故事。从前商贾通过古道从重庆城区出发，约一天行程，正好能够到达走马，大部分人会选择在此歇息。于是，古镇一到傍晚便热闹起来，来往商客分享路上见闻，与当地文化相互影响，在长久的积累中，渐渐地形成了走马独特的民间故事。在重庆众多国家级非遗当中，作为第一批入选的，就有走马镇民间故事。

游玩走马，我走入一家老茶馆，茶点摆上油光锃亮的八仙桌，听一听走马故事，巴渝文化、码头文化、驿道文化交织杂糅，韵味悠长。也许江湖本不在古镇，而是走南闯北的人为这些古镇注入了江湖豪情。

重庆千姿百态的古镇里，最符合外人对重庆江湖气质想象的，恐怕当属那些从码头驿站发展起来的古镇。水陆的通畅带来人口与物资的流动，商贾往来，贸易繁盛，聚落便因此而生。

巴渝的江湖豪情

对码头文化的追忆，可至长江上游的永川区松溉古镇，这是长江入渝的第一古镇，坐守川、渝两地交通要道，成为永川历史上最繁忙的货物集散地。在其鼎盛时期，松溉的上、中、下三个码头同时启用，上、中码头用于客运，下码头则用于货运，船只、行人、马帮络绎不绝。《永川县志》说松溉乃“邑之雄镇”，恰是对当时最好的注解。

在松溉马帮博物馆内，我发现了松溉商贾吕荣的另一佐证——马房。水路完成后，马帮便接手陆路运输，松溉马帮大的有三四十匹，小的也有十来匹，长年奔走于山地险滩。马房是马帮的附属行业，专为马帮提供吃饭、洗浴、喂牲口、打栈房等服务，松溉的马房生意兴盛时多达20余家，分布在古镇十里长街，也有少数在附近农舍。

松溉最后一支马帮消失于上世纪70年代公路建成后，沧海桑田，如今走在松溉古镇里，拾级而上的青石板路从拥挤



重庆沿江非遗小镇

◇ 酉阳龚滩古镇

坐落于乌江之畔，因滩而起，距今已有1800余年历史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。古镇背靠乌江山水，常年雾雨朦胧，美不胜收。

◇ 黔江濯水古镇

作为千年古镇，保留了重庆旧城老街的典型特征，向世人展示了巴文化、土家文化和汉文化的完美融合。

◇ 秀山洪安古镇

地处渝湘黔两省一市交界处，素有“一脚踏三省”之称，是沈从文笔下《边城》的原型地。

◇ 巴南木洞古镇

坐落于巴南北部，自古便是商贾云集的名镇，长江上游重要的水码头。古镇一侧是飞檐翘角的古建筑，另一侧是蜿蜒长江水。

◇ 潼南双江古镇

建于明末清初，距今已400多年。坐落于此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杨氏民宅是西南地区保存最完好、最具特色、规模最大的清代民居建筑。

◇ 永川松溉古镇

曾是长江边的重要水陆码头，繁华的过往，为松溉留下长长的十里青石板路：冠绝重庆古镇，也是重庆保存最完好的古镇之一。

巴盐古道的底色

追溯重庆长江聚落的源头，必然离不开对盐的探讨。古代巴国人在重庆建都后，因发现天然盐泉而开启了逐盐而居的迁徙之路，古镇接二连三地跟随寻找盐矿的脚步出现，巴人在与盐的不断接触中逐渐掌握了制盐生产技术，从此巴国的盐名动天下。

沿着大宁河溯流而上，众峰环翠，如削如画，光影变化间，宁厂古镇逐渐清晰。作为中国最早开始制盐的地方之一，在《山海经》中，它是不纺织、不耕作、不狩猎，也能衣食无忧的巫咸国。这一切皆因其背靠的宝源山，天然盐泉自山洞内流出，成为宁厂从先秦时期便取之不尽的财富之源。现今，在龙君庙遗址内的盐泉依然日夜喷涌，但泉水之下却再无往日的热火朝天，龙头上“宝源天产”4个大字，正如河边岩壁上东汉开凿的输卤栈道，承载着上古盐都的骄傲，在沉寂中等待古镇在新时代的涅槃。



宁厂食盐远销秦楚、川陕、云贵等地，陆路水路皆可通达，沿河下行巫山城入长江，北临长江回水沱的西界沱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中转站之一。“沱”是个特别有重庆味的字，重庆话念入声，意指回水河湾。江水在岩石较多的地方形成了对流，水在沱里打着转转，是谓“回水”。

循着巴盐古道的起点拾级而上——那是一条从古镇入口向上蜿蜒的青石长梯，也是西沱建镇的伊始，两边的商铺、客栈、茶馆、食肆、会馆等一应俱全，一段因盐运兴起、由单一的浅滩码头发展为商贸小镇的历史跃然眼前。同时，这条已被踩得光溜溜的云梯老街，也让我更好奇巴盐背夫如何扛着上百斤的盐包翻

山水间的防御要塞

从西沱古镇的码头登船向北而行，约20分钟后，便来到了被誉为“长江明珠”的忠县石宝寨。石宝寨的奇绝耳闻已久，亲眼看到，感触更深。石宝寨有着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，碧波万顷的江面上，孤峰绝壁拔地而起，汛期时便仿佛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。三峡库区建设期间，石宝寨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被就地保护起来，在其周围筑起了50米的护坡围坝，三峡蓄水后，淹没了陆地部分，“长江盆景”的美誉也从此传开。

下船穿过索桥，依顺时针方向前行至石宝寨的核心建筑——寨楼。楼阁依山而建，共12层，其中9层为初时所建，步入其中登高环视，才能体察到古人在这座建筑上留下的中国式营造智慧：整栋楼没有使用一颗铁钉，榫卯结构历经400年未曾损坏。石宝寨不见斗拱，也没有挑空的大梁，是我国现存高层木构建筑中穿斗式的经典之作。

细数重庆地名，以“寨”“城”等命名的城镇大多带有军事防御性质，石宝寨也是如此，合川钓鱼城则更具有鲜明特点。南宋末年，四川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为抵御来势汹汹的蒙古军队，始筑钓鱼城。数年后，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